



一九九

九年四月二十五

日逾万名法轮功修炼者

到位于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信访办公室集体上访，在当时引起举世震动。四二五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平和理性的在中共暴政面前坚持自己做好人的权利。经历了近十二年的岁月后再看四二五，我们愈发清楚地看到四二五所展现的善良和坚忍，因为这善良和坚忍一直贯穿于法轮功学员在过去十二年的历程中。

中共一直以暴力和谎言维护其统治，使得一些中国人的理念被中共的恐吓和迷惑所扭曲。有人说，是四二五上访导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以江泽民和中共对权力的变态心理，即使没有四二五事件，他们也会制造其它事端进行迫害。引起四二五上访的天津警察抓人事件本身就是中共制造的事端。在四二五之前中共就已经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压，不然法轮功学员也就不会在上访时提出“释放被抓学员”、“允许法轮功书籍正常出版”、“给予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这样的要求。早在一九九六年，中共公安部就以先定罪再调查的方式对法轮功罗织罪名，只是因为法轮功做得太正，中共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所以并不是四二五导致迫害，而是中共和江泽民的邪恶本质导致迫害发生。

也有的人以为，去上访的人太多了而导致迫害。法轮功学员上访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上访的人再多也是合法的，何况他们是那样的平和

理性。中共
对法轮
功的

再谈《四·二五》助国人走出中共谎言



在台湾和欧
美等国家的

情况也足以证明法轮

功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从未介入政党政治。

四二五上访，法轮功学员只是维护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做好人的权利，这是做人的底线，他们堂堂正正地守住了做人的底线。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则暴露了其一贯用“政治”整人的邪恶本质。你不能和它同流合污，它说你政治上不积极；你表达自己的意见，它又说你搞政治。

有的人在中共的恐吓和欺骗下，误以为中共倒台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连累。而事实上，中国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中共，而那时的中国却有着辉煌的文化、发达的经济。在同是中华文化的台湾没有中共，而台湾人民的生活却很富足。很多中国人都希望移民到西方国家，那里更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共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如今的中共贪污腐败，欺压民众，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正在把中国拖入深渊。中共很快就要走下历史舞台，中国人了解中共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自救救人，赢得未来，从而不给中共做陪葬。没有了中共邪党，中国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法轮功学员会继续秉承四二五所展现的善良和坚忍，坚持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帮助他们走出中共谎言的迷雾，走向美好的未来。(文/楚行)



这就是被中共诽谤成围攻中南海的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的现场照片，法轮功学员秩序井然，静静等候，警察在旁边闲聊。

打压涉及到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而上访的人数不及法轮功学员总数的千分之一，这怎么是多呢？这实在是太少了。在美国，即使在总统就职的时候，都曾发生过逾万民众前往示威抗议的事情，可是根本没有引发任何迫害。可见，迫害的发生不是因为人多，而是中共容不得民众表达意见，更容不得这么多人做好人。

还有的人说，你们信仰可以，但是造反不行，搞政治不行。法轮功学员上访，只是以最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他们对政权和执政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和造反更是沾不上边。

至于说搞政治，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当然有权利反迫害、揭露迫害，并揭露迫害他们的中共政权，如果这是谈政治或者搞政治，这也没有任何不妥，这是任何公民都应该有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信仰无罪，谈政治也无罪，但法轮功学员谈政治并非对中共的权力感兴趣，天鹅不与乌鸦争腐肉。法轮功学员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主要著作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法轮大法传遍世界六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至今已获得各界褒奖、政府支持议案、信函3000余件。“真、善、忍”的美好传遍了世界……

台湾



澳大利亚



读古论今话上访

在北京天安门前有两个华表，最早就是古代的诽木、谤木演化而来的。古时候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上达民情，起监察作用的。华表上最初的文字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上访申诉书”、“检举信”、“请愿书”。



古代的“集体上访”

在中国历朝历代，请愿作为下情上达的手段而被众多开明的君主所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兴利除弊的作用。如果把中国古代的请愿和现代的上访相类比，那么在古代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大量“集体上访”事件呢。比较有名的，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近代的公车上书等等；至于地方官员接受民众书面请愿或集体拦轿陈情等方式的“上访”则不可胜记。



图：宣德门

北宋靖康元年的太学生请愿，就是古代的一次“集体上访”例子。宋钦宗靖康元年，南下的金兵逼近东京（今河南开封），宋朝“主战派”率军准备抗击金兵，这时一部份宋军偷袭金营、反中了埋伏，损失了一千多人马。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谣言，把主战的兵部侍郎李纲和大将种师道撤职。太学生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奸臣。

东京城的百姓得知后，也都来到宣德门，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在宫里派人传旨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使金贼稍退，即令复职。”学生和百姓不肯答应，冲进朝堂敲打“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敲的鼓），把鼓皮都打破了，呼声震天撼地。后来，宋钦宗召李纲进宫，派人当众宣布，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人们才在欢呼声中陆续散去。

马丁·路德·金的历史性请愿

现代社会中，请愿（中国特色的称谓是“上访”）是合法的表达民意的方式之一。

著名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为争取美国黑人的权利，1965 年领导了一次历史性请愿游行。当年阿拉巴马州州长试图阻止游行队伍占用高速公路，认为这违反了州法律，侵犯了他人行车的自由。但是，审理此案的约翰逊法官认为，尽管游行达到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

游行的可行性“应该以（它）所抗议的恶的程度来加以考量”。在这件事上，“恶（指当时黑人的人权遭到的践踏）是巨大的”，据此约翰逊法官裁定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是合法的。



当代的“上访”

在今天的自由社会里，公民可以直接写信或约见自己的民意代表——议员，要求帮助解决问题。笔者曾因为中共领事馆无理拒绝本人护照延期，写信和拜访本地议员，都得到合理接待，并获得帮助。

通常来说，在今天的自由社会，政府部门里的正常“上访”陈情，往往都是默默和有序的与民意代表互动，不必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政府首脑部门前群情激愤的抗议示威，如相当于北京中南海的白宫、欧盟总部大楼前，常会有激动的抗议示威人群，如 2009 年 10 月 5 日，数以千计奶农就奶价暴跌一事在欧盟总部外举行抗议，2400 名示威者和 740 辆拖拉机到场抗议，甚至向警察扔瓶子、撒干草、喷牛奶。然而，即使对上述如此激愤的示威者，“秋后算帐”或大规模镇压，在自由社会仍是不可想象的荒谬事情。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钦宗（“靖康之耻”的主角之一），也没有对“上访”民众采取镇压报复行动，这表明他仍不失人性和基本道德。

相比之下，1999 年 4 月 25 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体上访，现场秩序井然，甚至值勤警察都无所事事而悠闲地在一边聊天。整个过程安静平和，既没有阻碍交通，也没有大声喧哗。法轮功学员要求的也仅仅是释放天津被无理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正常的也是合法的修炼环境而已。

就是这样一群与世无争的和平修炼者，却不能见容于中共当局，在随后的十一年中，惨遭历史上最黑暗的迫害。即使这样，修炼者们仍十年如一日坚守信念，以和平面对暴力，浩然正气直贯苍宇。而另一方面，也可见中共的邪恶残暴，堪称古今无匹。（文／陆振岩）



四月二十三日，休士顿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集会纪念“四·二五”十二周年



(明慧记者李慧容台湾综合报导)四月十八日早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中共安徽省省长王三运抵台前至高检署提出刑事告诉，控告他违犯“残害人群罪”，要求高检署在王来台期间紧急侦办、拘提。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王三运自二零零一年起，主导并且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横跨福建、四川、安徽三省。

王三运早上十点多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早已有五十多位法轮功学员来到机场，诉状也随即送至机场。法轮功学员高喊“王三运你被告了”，他回过头来看，未发一语。前来接机人士对此噤声不语。

“你在台湾被告了，你有什么想法，你要回应吗？”平面媒体记者大声提问，王三运头也不回地离开。其身旁十几个戒护人员很紧张。

王三运是在台被法轮功学员提出刑事告诉的第一名中共高官（其余七名为前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理省长赵永正、中国国家宗教局长王作安、湖北省六一零办公室组长杨松、北京副市长吉林、辽宁省长陈政高）。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王三运

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福州市“610 办公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构，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类似于当年德国的法西斯恐怖组织“盖世太保”以及文革时期祸国殃民的“文革领导小组”）操控着各级公检法司、街道居委会、单位党委等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国务院《信访条例》更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权利。

1999 年 7 月迫害开始后，面对中共喉舌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诬陷诽谤、造谣宣传，大量法轮功学员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这种权利去北京上访，希望能向国家领导人澄清事实，希望他们纠正错误。

但那时信访办变成了“抓人办”，驻扎在里面的是警察，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讲话。学员一进去就被抓到当地驻京办，然后遣送回本省，接着就

违反“残害人群罪”及“联合国政治及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立法院以及十五个县市，都已经通过了不邀请，不欢迎，不接待人权恶棍的人权提案。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与律师团面见内勤检察官时，一致强调，检察机关对依照“防止及惩治残害人群罪公约”所制定的“残害人群罪条例”，就“管辖权的有无”及“犯罪被害团体”应该根据该公约的国际惯例来认定。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发起人杨宪宏表示，王三运来台的问题我们会关心，台湾尤其在人权问题上的把关，不能让在中国有很坏人权纪录的人来台。

台北当代艺术中心理事长徐文瑞表示：“中共政权违反诸多的人权纪录，法轮功事件是其中很严重的一项。政府在进行两岸交流，应该很清楚告诉人民：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政府也要很清楚跟中共官员表明，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内地的所作所为！”

王三运主导及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横跨福建、四川、安徽三省。根据《中国警务》报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向全省发布了严打整治“狂飙—F”集中清查、搜捕行动的命令，仅成都市就出动了一万九千余名人员参与，非法搜捕大批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十月至二零零七年期间，王三运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指使对法轮功的迫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任安徽省副省长，代省长及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任安徽省省长期间，王三运更是严密部署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洗脑和迫害，并发动镇压指令，造成多人被迫害致死。◇

福州市“六一零”系统的犯罪事实（二）

是罚款、拘留、劳教甚至判刑。而本来上访就是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如果上访是违法的，那设个信访办干什么呢？

既然处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没有法律依据，那么进行经济敲诈时的理由也就由收款者随口而编了，有说因为“上访”罚款的，有说因为“上北京”罚款的（很多学员刚到车站就被抓回），有说报销从北京遣送回来的机票等交通费用的，甚至那些配合非法遣送的单位、公安、驻京办工作人員等等这些人的交通费用也由法轮功学员“报销”。

如福州法轮功学员陈兆梅去北京上访时，被公安和单位几个领导从北京非法押送回来。回来后，单位领导停发了她所有的工资及福利，半年后每月只给二百元，说是为了扣回去北京接陈兆梅的费用二万五千元钱（其实主要是这些领导趁机在北京吃喝玩

乐的消费）。且不说法轮功学员上访是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和法律的正当行为，就算针对普通的刑事犯人吧，也从未听说公安人员到外地去抓捕刑事犯人回来，交通费吃喝费要到刑事犯人家里去“报销”的。

2003 年下半年至 2004 年上半年间，为了抓捕被迫害致流离失所的黄音、陈兆梅、薛朝峰、丽芳四位学员，福州市公安局自制了一种“通缉告示”（上面包括四位学员的姓名、相片、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大量张贴在福州的街头巷尾，诱使不明真相的民众向他们举报。（其中陈兆梅于 2004 年 2 月被抓，后被判以十年重刑，现仍在福建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一个市公安局依照哪条法律、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随意自制“通缉令”呢？这种做法恐怕也是对“执法机关”一词的莫大讽刺吧。◇

著名人权律师波士顿大学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David Matas) 应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特赦邀请四月十一日在该校演讲，阐述他和加拿大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 (David Kilgour) 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残酷暴行，呼吁尽快终结血腥的迫害。

麦塔斯从事人权律师事务，他因一位中国医生的前妻子于二零零六年披露前夫曾经活摘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事件，开始关注中共活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经过详细调查和取证，二零零六年七月麦塔斯与乔高共同发表《关于

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之后又出版《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震惊了世界。

“我们有充份的证据显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我们报告发表之后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多。”身为犹太人的麦塔斯又说，“当年纳粹极力否认大屠杀的存在，而屠杀的真相是在纳粹战败后才为人所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也许要等到中共垮台后才能全部曝光。”

麦塔斯与乔高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八十多个城市揭露中共的血腥罪行。他认为要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法轮功在中国的情况，但是中国人在大陆没有言论的自由。麦塔斯呼吁在中国



人权律师麦塔斯在波士顿大学演讲，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残酷暴行以外的人士，一起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为法轮功学员说句公道话。最后麦塔斯建议在场观众写信给媒体、参议员、众议员、中共领导人，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他说，“关键是需要有恒心，一直做到迫害停止那一天。”◇

迫害修炼人 州官与庶民同罪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 法轮大法教导人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吸引了上亿的中国人修心向善，带来社会的道德回升。然而，中共不断地以暴力迫害中国百姓，在其淫威和长期洗脑下，一些中国人，包括一些高等学府的在职人员，也可悲地成为其忠实的走卒。然而，自古迫害修佛修道的人就是犯了天法，那么，在天法面前，参与迫害的州官与庶民同罪，同样要遭恶报。

烧大法书四川南充市公安局副局长何希全夫妇遭恶报

何希全，南充市公安局副局长。大约在二零零三年，他公开宣布对南充市各地公安局搜缴的一批法轮大法书和资料当众销毁，当时还上了电视新闻，对世人毒害很大。

当年三月，南充市二府街副食品批发市场发生特大火灾，把整个市场内的物资、财产烧个精光。随后不久，何希全就得了鼻咽癌，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死亡。

二零一零年传闻，何希全的妻子何素(玉)清(原市委宣传部的退休干部)也患了癌症，命悬旦夕。

何希全对大法行恶，烧毁救世度人的大法宝书，遭天谴，是罪不可恕的。可悲的是殃及了妻子遭难。

诬告法轮功学员夫妇的村民唐胜华遭报死亡

唐胜华，男，六十多岁，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神店乡十村四组村民。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本村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听信当地邪党组织关于诬告法轮功学员有奖的利益诱惑，昧着良心向神殿乡政府诬告了那对法轮功夫妇，结果该夫妇二人受到非法抄家、绑架、非法拘留十五天，并被强制洗脑六十三天等迫害。

唐胜华虽然因此得到了邪党的几百元昧心钱。但是，他失去的却是几百元永远都换不回来的良心和生命。

二零一一年新年，唐胜华身患癌症，在痛苦中死去了。用钱换命，太不值了。

西南石油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教职员频频遭恶报

西南石油大学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的十一年来，一直助纣为虐，积极参与迫害西南石油大学里的法轮功学员，造下天大罪过。

十一年来，法轮功学员心怀慈悲，不断地向西南石油大学相关部门、人员讲述大法真相，明白真相后的人，他们相信大法好，不再参与迫害，有的办了“三退”，得到了平安。但有的人一意孤行，拒听真相，继续作恶，犯了天罪，因此，受到了天谴。

1. 保卫处人员钟家云患淋巴癌身亡

钟家云，男，西南石油大学保卫处人员，卒年四十九岁。生前参与迫害大学里的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蹲坑、监视等。曾有人劝说他“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执迷不悟，扬言：“(法轮功学员)只要被碰到，我就要弄痛……”。在二零一零年九月，钟家云患淋巴癌身亡。

2. 校长、党委书记董保真夫妻遇车祸受伤

董保真，原西南石油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二零零一年，被评为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全国先进工作者”，在“表彰会”上发了言，受到江泽民接见，提薪三级(每月五百元)。对十一年来西南石油大学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种种迫害负有直接责任。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上旬，董保真和妻子一起出游，从广安市返回新校区(成都市新都区)途中遇车祸。妻子腰部受伤，从南充中心医院转到成都治疗；董保真受外伤。

3. 党委副书记曾宪平夫妻双亡

曾宪平，西南石油大学原邪党委副书记，参与迫害学院的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一年正月初四，患胰腺癌死亡。其妻在西南石油大学内到处诽谤大法，叫法轮功学员“别炼法轮功了”，在前几年，已患牙癌死亡。◇